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六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鵬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物色

善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

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

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向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善曰史

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之見王逸楚詞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翰曰蘭臺臺名善曰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項襄王又曰

楚有謂項襄王曰王綰繖蘭臺徐廣曰綰縈也七見切

宋玉景差侍有風颭然而至

者

善本無者字翰曰宋玉景差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颭然風聲也至於王之宮也善曰景差亦楚大夫

說文曰颭風聲楚辭曰風颭颭兮木蕭蕭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

所與庶人共者邪

銑曰披衣當風挾風之涼因風我與眾人共有之邪宋玉對曰

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

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

濟曰溥徧暢通也言風乃天地普暢之氣

徧通而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為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之善曰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

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今子獨以為寡人之

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

又句

來巢空穴來

風翰曰枳木名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穴言木之句曲者其多巢鳥門戶之穴風多從也善曰枳木名也

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似橘屋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柘棘枳句之間振動悼慄

又曰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

喜巢其
中所託者因也善本無然則氣與風風氣字殊焉

向曰雖同託戶穴其於清濁亦殊王曰夫風始安生哉統

問風之所由生也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良曰蘋水草也

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侵淫谿谷盛怒於土

囊之口良曰侵淫風流散貌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衍谿壑盛於谷之口也善曰春秋元

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

囊當此緣於無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音戶善風之類也

忽泐普滂普激颺標怒銑曰言於山木之間激物為聲

之聲說文曰熈火飛也俾堯切駘駘宏呼雷聲迴穴錯迂齊曰駘駘聲也迴

錯也善曰駘駘萌切埤蒼曰駘駘穴聲廣雅曰駘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

門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壓石伐木梢殺林莽濟曰

風不定貌錯迂雜錯交迂也壓石伐木梢殺林莽濟曰

梢殺也言風聲如雷急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善曰蹶

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壓頓也韋昭曰梢擊也

至其將衰也善本無至被麗披離衝孔動捷音件衰微也被麗

披離輕舉貌捷門也言風之將微輕舉衝穴動門而拘

日善曰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捷拒門也拘

渙粲爛離散轉移翰曰胸渙粲爛鮮明貌謂無塵昏四散

明故其清涼雄風則飄忽善本作外降乘凌高城入于深

宮邸薨善本作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

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綈徒奚切

莫楊向曰桂椒新夷楊皆木名蕙草芙蓉秦蘅皆草名

字楊邸觸激急也離獵槩皆經歷也言雄風之起凌越翱翔於城水之上而邸觸香木芳草也善曰說文曰邸觸也邸與抵古字通廣雅曰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歷也

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難以留夷也易曰迴穴衡陵蕭條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莠同迴穴衡陵蕭條衆芳然後倘常伴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乃善本得爲大王之風善本有也字良曰歷諸芳草忽翰曰倘伴猶盤旋不定也齊外也言能上外於此者即大王之風也善曰倘伴猶徘徊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常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淅淅善本漂音栗清涼曾善本欬依既切欬欬曰慄淅淅慄寒貌增欬善曰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慄淅慄淅寒玄曰慄憂也說文曰慄痛也慄寒貌毛萇詩傳曰慄冽寒清清泠泠愈病析先醒醒濟曰愈差也析解也言風氣也清善曰清清冷冷清涼之貌也愈猶差也漢發明耳目書曰泰尊拓漿析朝醒應劭曰醒酒病析解也

寧靜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善本有也字濟曰發開之明安利人之身體者乃大王之雄風謂雄駿之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音窟然起於窮巷之間塢音窟塢音窟揚塵銑曰塢然起貌塢塢皆閭貌言庶人之風之貌也塢塢風動塵也廣雅曰塢突也淮南子勃鬱煩冤日揚塢而弭塵許慎曰塢塵塵也塵莫迴切衝孔襲門良曰襲入也言亂起衝孔入門善曰勃鬱動沙塢音窟作塢字吹死灰駭溷濁揚腐扶餘餘善曰塢爲卧切堆吹其死灰驚亂濁薄之氣揚腐臭也善曰塢爲卧切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向曰言所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向曰言所室廬而已善曰禮記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淅淅困鬱邑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

良曰懣懣惡亂也鬱邑憂也言惡風改人令
人惡亂面憂馭溫氣來令人致濕病善曰

傲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傲，惡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瀾》煩濁之貌。字林曰：「瀾，亂也。」王逸《楚辭注》曰：「鬱」

邑而憂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心中本善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毆溫濕氣來令致濕病也

作中慘錯慍丁生病造熱濟曰令人悲慘而生熱病善

素問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
爲熱何也曰夫寒成則生於熱也
中脘爲臛音軫善得

目爲𥇑音蔑善曰說文曰眇𥇑𥇑𥇑𥇑𥇑目疾也言能爲𥇑目之疾

為蔑為盲高誘曰蔑駝也
 蔑與驪古字通駝充支切
 啗噉
 齒昔牀嗽所獲死生不卒忽

而致也。善曰：啗齕嗽獲中風，人口動，兒差與死，皆不可卒然。

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齧也嗽吮也聲類曰嘖大喫也宏麥切獲與嘖古字通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良曰唯風
畢惡之風

秋興賦

善曰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翰曰二毛謂髮始有二白毛

善曰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頸白有二色也以太尉掾

向曰寓寄也時岳任中
即將郎將省官故云寄

直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爲大尉又曰岳爲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

寓寄也卅說曰相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荅云無省當時殊迂旨問何以知無

答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

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叙云兼
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也高

銑曰

故補連雲添故曰空羅瑪挿也蟬以金爲之象蟬也時侍
中散騎之冠冕也綺紈貴戚子弟之服也言此並貴人之
遊處也善曰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牢羅其中瑪挿
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
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僕野人也偃
綺紈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處僕野人也偃
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善曰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
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談話使不過農夫田
父之客攝官承之猥厠朝列翰曰攝官謂承其闕乏也猥
次朝士之列善曰說文曰詒會合善言也毛詩曰帥時
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
有耕於野者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夙興
承乏蒼頡篇曰厠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夙興
晏寢匪遑底寧翰曰夙早興起晏晚寢匪遑暇底致
寧譬猶池魚籠鳥而無善本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渠翰操

紙慨然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翰曰翰筆操執
兒命名也善曰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
曰慨壯士不得志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辭
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音博向曰薄迫也言

相遷迫也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

迴覽花時吏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濟曰觀花時可明
薄覽花時吏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盛衰之理也善曰

字林曰時育萬物感冬索而春敷善本有嗟夏茂而秋落
易曰時育萬物

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濟曰草木榮悴誠爲末
善惡乎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

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
草木落舞賦曰慢末上之軌曲文子善乎宋生之言曰悲

曰有榮悴者必末愁悴善本事作土善乎宋生之言曰悲

哉秋之為氣

善本有也字注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

善曰王逸

蕭瑟兮

濟曰蕭瑟

日陰氣促急

草木搖落

善曰花葉墮落肥潤去也

而變衰

濟曰衰謂草

也善曰形體

慄慄

兮

濟曰慄慄傷念之兒善曰

若在遠行

善曰遠出

登山臨水

善曰外高遠

送將歸

善曰

別遷故鄉

濟曰

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

皆宋玉九辯辭也

憤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臨

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

善本作

悼近

善曰論語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

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

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

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夫之數也物有必

至事有常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無死

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

彼四感之疾

善本

作心兮遭一塗其

善本

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良

作諒無

愁而不盡

翰曰四感謂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感憂疾病

秋時既哀故云無愁不盡善曰毛詩

曰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玄曰疚病也

野有歸鶯

善本

有翔隼游氛朝興搞葉夕殞

良曰隼鷹也

秋則搏擊氛秋

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鷺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日鵲春化為

布敷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杜預左氏傳注曰氣

氣也鄭玄毛詩箋曰

於時

善本

乃屏輕箴

所釋

纖絺藉苧

木葉摘得風乃落

於時

善本

御給衣

向曰箴扇也絺葛也秋氣既寒弃而不用

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箴非愛箴也清有餘也

高誘曰箴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鄭玄

毛詩箋曰苧小蒲席也說文曰苧蒲

庭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樹

空之貌庚蟬嘒嘒以寒吟善本有鴈飄飄而南飛濟曰

蟬聲也飄飄飛兒善曰毛詩曰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毛

天晃朗以彌高善本有日悠陽而浸微鏡曰晃朗天高兒

也善曰言秋日天氣高明晃朗明貌悠陽日入貌楚何

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求鏡曰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

以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月瞳東朧東以含光兮露淒清

以凝冷良曰腫朧月初出兒妻清寒露熠燿粲於階闥兮

蟋蟀鳴乎軒屏良曰熠燿螢也繁明也蟋蟀秋蟲至秋寒

熠燿宵行毛詩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毛詩曰蟋蟀在堂

草為之食蛟蛸又曰蟋蟀名蛸初秋聽離鴻之晨吟善本

望流火之餘景翰曰流火心星也秋心星西下將沒故

也流下也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翰曰宵夜也

度也展轉反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

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

善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急也列子曰師曠俛班鬢彫

首而而聽之曾子曰君子且就業久而自省也

善本作影以承弁兮素髮颺以垂領濟曰班謂黑白雜言

乃見班白之髮或承冕或垂領也彪髮下垂兒素白也

善曰服虔曰俗文曰髮垂而影說文曰白黑髮雜而影字

林亦同周禮曰土弁服仰群雉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

登眷臺之熙熙善本有珥金貂之頽頽古鼎反善本作炯

光明兒 善曰高閣連雲外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雋自致
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漢書谷永對
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目侍 苟趣
中冠金蠅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廣雅曰炯炯光也

捨善本作之殊途今庸詎識其躁靜 銑曰苟且也趣謂求
善字 榮利之人也捨謂不

取者也言此二者殊途也庸詎識其躁靜哉 善
曰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
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 聞至
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動爲輕根靜爲躁君

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銑曰至人謂至德之人常有
以我指喻彼人指以彼人指喻我指其理固齊矣以天喻

地其理亦同故云一指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
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指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

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
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

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
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
界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
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
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
於自得而無 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 良曰彼謂
是無非也 言以榮利爲安而忘危也生謂精魄也言貪欲出精魄是
入死也貪欲之人固執而入死也 善曰周易曰安不忘
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於生行投趾
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行投趾
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 拙 側足以及泉兮雖猴後而
不履 濟曰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地爲危殆也且不
雖猴後之捷豈能履哉言其危也善曰言人之行投趾在
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爲無用欲闕之及
泉雖則捷若猴後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
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

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
雅注曰龜紀骨於宗桃兮思反身於綠水向曰神龜見殺

底止也之貴則貴矣思反綠水不可得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
賤亦難矣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
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且斂
寧生而曳尾塗中乎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枉如以歸來兮忽投綬以高厲向曰在衣襟也綬綬也言

也善曰在襟也字林曰綬耕東臯之沃壤兮輪耒耜之

餘稅向曰臯澤也言耕於沃壤之地得輸稅餘自供也

陵之臯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泉涌

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澁翰曰湍流菊草也揚芳謂揚

禮記曰仲秋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儵長流切善之漈漈

匹裔反善曰澡浴也涓涓水流見游儵一魚也漈漈游

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上莊子曰

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

世濟曰逍遙散逸貌阿山曲也放曠謂無拘束也人間世

言逍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

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

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何足累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銑曰

自樂可以終其天年而已善曰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銑曰

雪賦

遇寒而凝凝而凝凝而凝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

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

之為司徒彭城王法曹作此賦以高麗見

奇之善曰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人也

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

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

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向曰暮盡昏冥積厚曰愁

風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白日牛昏冥也莊子曰

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傳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

風坐自嘆班婕妤搗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

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不悅遊於兔園

向曰假設主客以為辭兔園則梁孝王

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

延枚叟

言置酒命賓朋也鄒鄒陽枚叟召延皆招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

遊又曰枚乘為弘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良曰司馬相如也

農都尉去官游梁

文章之高故居賓客之右

霰零密雪下

良曰俄而猶少間也霰微雪也

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

詠曰北風衛詩皆歌雨

善曰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傍

又小雅詩南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授簡於司馬大夫

善曰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謂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言

善曰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

爾雅曰簡謂之畢也

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

色揣

初稱為寡人賦之

美之辭齊其容色量其所稱為寡人賦

之伴齊揣量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說文曰相

揣量也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

相

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

曰遂巡北面再拜也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

域廣雅曰遂巡却退也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

域峻也 善曰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

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

竹良曰岐周所居也文王名昌發詠謂詩云今我來思雨

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時國中大雪人凍作黃竹歌

三章以哀之 善曰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

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昭

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黃遊

臺之立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

竹負閼寒力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鮑曰詩

宿於黃竹 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曹風云

麻衣如雪儷偶也郢人能歌白雪之曲郢楚邑名 善曰

毛詩曹風曰蟋蟀搖尾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賞行至

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授琴而 盈尺則呈瑞於

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 盈尺則呈瑞於

豐年衰丈則表沴 麗於陰德尺是歲大熟為豐年也桓公

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微沴不和之氣 善

曰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必

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

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蒞不和意也春秋潛潭霸

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

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外濟曰美雪之德請言其初也玄

上也 善曰禮記曰李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于紀又曰

孟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

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 焦溪涸 護 曷善本作 谷凝 錄曰

曰嚴氣枯殺玄澤閑凝 焦溪涸 護 曷善本作 谷凝 錄曰

溪名陽谷日所出也涸凝冰皆水凍也 善曰酈元水經

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荆

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火井滅溫泉永 銑曰蜀郡

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火井滅溫泉永 銑曰蜀郡

常自出火溫泉溫湯也滅謂寒而火滅也 善曰博物志

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賦水煮之得鹽

後人以火授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鴻門縣亦

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

沸潭無漏炎風不興翰曰季子廟前有沸潭善曰鄧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

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

炎風在南幽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高誘曰一日融風北戶墜

觀

炎風高誘曰一日融風北戶墜

北戶也墜泥也裸壤不衣國也至是寒切沸潭不能為漏

北戶加泥以避寒不衣之俗亦垂繒帛也善曰毛詩曰

穹窒熏鼠塞向墜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墜塗也東夷

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曰繒帛惣名也

於

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善本掩日韜吐霞

朔漠

北方流沙也言風起飛沙連積氛靄韜掩霞日也善曰

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大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

曰河海潤千里何休曰河海典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

流沙漠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

議曰令朔漠既定揚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文字

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毛萇詩傳曰掩覆也於儼

切杜預左氏靄見浙歷瀝而先集雪紛糅又而遂多

傳韜藏也

雪也瀝細下貌糅雜也細者先下後遂紛雜而多善

曰韓詩曰先集惟靄薛君曰靄霏也音英夏侯孝苦寒雪

賦曰集洪霰之淅瀝煥摧磊以繹索楚辭其為狀也散漫

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

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瀼瀼筆

苗奕奕

濟曰皆飄流往來

王逸楚辭注曰氛氲盛貌毛詩曰雨雪浮

漚又曰雨雪瀼瀼廣雅曰藹藹奕奕盛貌

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翰曰開猶度也隙壁

積於薨棟而經過於壁穴善曰杜預曰薨屋棟也毛詩

曰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隙孔從阜旁二小

夾日

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銑曰便娟縈盈雪輕

也

善曰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便娟修竹王逸曰

嬈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

既

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銑曰珪方玉璧圓玉

玉璧圓玉

眴陽則萬頃同縞

杲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逴似連璐音路向

音路向

曰縞白也

瑤美玉也。蓬道也。言雪冒臺道如累壁連玉。善曰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廬賦曰踰琳珉之塗然即蓬。庭列瑤階林挺瓊樹。良也。許慎惟南子注曰瑤美玉也。階樹盡如瓊瑤矣。瓊瑤玉名。善曰瑤階玉階也。瓊亦玉也。瓊樹恐悞也。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白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純袖慙冷玉顏掩嫫。鵬戶故反。濟曰白玉顏謂美人顏如玉也。嫫美也。言此等雖白對雪故皆慙失其鮮美也。善曰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鵬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鵬說文曰純素也。咎效也。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嫫與嫫同。姤好貌。若乃積雪。善本作素。未虧白日朝鮮爛。若若燭龍銜曜。善本作耀字。照崑山。翰曰崑山玉山也。燭龍崑言積雪未銷白日鮮明光色爛然。燭曜崑山之玉也。善曰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

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昆山爾其流滴垂水緣雷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已見上文。明珠向曰馮夷河伯也。蚌水蟲也。內含明珠河伯剖而列明珠之光明粲然流滴垂水有如此矣。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至夫繽紛繁霧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之貌皓汗皎。善本作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羌難得而備知。銚曰勢狀既多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良曰觸擊楹柱也。幌窻簾也。善曰包氏論語注曰掩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濟曰湘吳出酎酒也。御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著也。狐貉皮裘也。謂兼

衣著之耐三釀酒也善曰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耐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對庭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兼衣
鵲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也雲鴈孤飛謂惠連仕歆城王離其家親以喻也善曰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鵲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京
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善本無上二句
踐霜雲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向曰枝葉喻兄弟也惠連累踐霜雲與兄弟相違馳念千里願與之同歸善曰杜篤衆瑞頌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薄莫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
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賦之末而起歌積雪焉善曰莊子曰于貢薄然慙又曰

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慙煩也倉頡曰悶也**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

今坐芳綈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翰曰披開燎燒薰香也桂酒以桂投酒中取香也清曲妙音也善曰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

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火煙上出也字從黑

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濟曰酡著也謂佳人醉而著赤色也善曰楚辭曰美人

既醉朱顏酡王逸曰酡願依帷以晤枕念褫直絀切善珮著也面著赤色徒何切

而解善本作紳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孔**怨年歲之易暮**

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輝善本作耀於陽春

楚辭曰鮮寡也言雪之光輝豈寡於陽春善曰**歌卒王乃**

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銑曰繹理扼把也言王尋繹吟

翫把腕以美其詞使枚叔為亂以繼之善曰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亂者理也惣理一賦之終也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

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向曰羽玉雖白或輕或貞

不如此雪能與時盛衰善曰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因時興滅言隨時行也

玄陰凝不昧其絜太陽耀善本作不固其節玄陰而昧

者質正也日光耀不守節者知退也善曰蔡邕述行節賦曰玄雲踰以凝結零雨集之濛濛正曆曰日太陽也

豈我名絜豈我真憑雲外降從風飄零良曰此言貞節之道亦因時行息也

憑依也謂上下飄落皆依從風雲而已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汗隨

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鏡曰任物像形因事成立皓然與天地合德何思慮營為之有

焉善曰任猶因也汚猶相染汚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立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

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關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向曰沈約宋書云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章四百餘首行於代也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翰曰陳王曹植也應瑒劉楨並魏太子曹子言二子初喪亡植惜其

才端然憂愁以多閑暇此皆假設以為辭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

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綠苔生閣芳塵凝榭
日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良曰不遂從故苔生於閣塵凝於榭
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更闌
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疎郭惟七焉疾懷弗善本作怡中
璞爾推注曰榭臺上起屋也
夜銑曰悄悄憂也言心憂病其懷不悅至於半夜
詩曰憂心悄悄悄悄憂貌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家語
孔子云日出聽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
政至于中夜
路有蘭苑有桂者也清肅皆靜也寒山秋坂並苑中山坂
也謂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善曰蘭路有蘭之路桂苑
有桂之逕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
賦注曰吳有桂林苑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
秋入學習吹王逸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
楚辭注曰弭按也
漢左界北陸南躔翰曰濬深崇高也秋時天漢西南斜遠
於左界陸道也謂日在北道接虛危之
次躔次也善曰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
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

藏永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
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爲躔躔歷行也白

露曉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良曰曉猶滿也沈
吟殷勤習思之深

也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善曰長歌行曰昭昭素明
月輝光燭我牀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

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又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濟曰毫
筆牘書

陳風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阪假言仲宣以序情善曰此假王仲宣也毫筆仲宣跪
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藐然說文曰牘書版也

渠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立樊良曰跪拜鄙邊也自言
東邊幽賤孤介之人長

自丘園藩籬之中樊藩也善曰聲類曰跪踞也踞奇凡
切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

賤人爾雅曰樊藩也味道憎莫贈學孤奉明恩銑曰昧闇也言
闇於道不明於

也郭璞曰藩籬也
學虛奉明王之恩善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濟曰沈
潛地故

曰說文曰憎目不明也
稱義高明天啟稱經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

翰曰日月陰陽之精也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

善本
作光

沒處云擅

英閭也

海經
之山

桑也
出於

帝臺

白姓
故弄

之爲

四星

1000

竊而

牛月
尾上

方曰

說文

方謂

敬言人

月順

箕則

辰而

台星

也言增華彩於此善曰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也齊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星名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亦夢月入懷而生元帝謂淪委其精以昌吳漢融亦昌也善曰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若夫氣霽計地表雲斂天末濟曰霽止也氣也融明也善曰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妙天末以遠期

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外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良曰楚辭曰木葉下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土也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列宿掩綵長河韜映向曰綵繁彩也月盛明時

列星天河皆韜掩光彩也善曰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綵繁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永淨銑曰柔祇地也言月之光彩照地如凝雪照天如水鏡觀宇庭除皆如霜水之潔也縞白也善曰柔祇地也圓靈天也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飛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

縣濟曰弛廢也縣軒懸也厭晝日之賞樂其夜宴去妙舞縣廢軒懸之樂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磬裏施縣周禮曰大憂弛縣鄭玄去燭房即月日施釋也字林曰弛解也韋昭曰弛廢也良曰去燈燭

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之所就於月殿并進琴酒翰曰秋涼之夜心自淒傷風吹篁也親懿莫自成音韻善曰篁竹叢生也風篁風吹篁也親懿莫從羈孤逸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向曰聆聽也臯謂比胡之笛也言親近懿戚皆不相從羈客孤子迭為進見而聽臯鶴胡笛之聲善曰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

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也羈孤羈客
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詩曰鶴鳴九
皋皋禽鶴也抱朴子曰岐嶠獨立而皋禽之響振也朔管
羌笛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
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
琴練絲乃絃吳瑛筆賦曰察其風來揀其聲音鄭玄禮記
注曰選可徘徊房露惆悵陽阿翰曰房露陽阿皆曲名徘徊
此曲不與知音同聞也善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
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
歌采菱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淪文也池水波文皆滅也
善曰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管虛淪池而大波滅牽秀
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冷風則小
和飄鳳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子游曰地籟則索竅
是已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薛君
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波水涌也情

紆軫其何託素皓月而長歌良曰怨向也言情紆曲軫

長歌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王逸曰紆曲軫痛也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萇曰愬卿之也歌曰

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銑曰美人以喻君子也邁行也君子行去

音信復闕隔絕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里蓋言君子遠也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

介託歎響乎洛渭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也臨風歎兮將焉善

作鳥歌川路長兮不可越向曰臨風歎息不止以思見君

日楚辭曰臨風歎兮浩歌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善

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又稱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反歸罔然若有失也

歌日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

霜露善本人衣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沒露澤漸乾歲晚

作霜人衣未知所從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歲人

謂君子可還退不仕恐讒言將及人也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楚辭曰與佳人期兮久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多悲風霜露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薦善本

字壁敬珮玉音復之無斂令獻壽進璧於仲宣也恭敬佩帶反覆無厭數厭也善曰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有周無斂爾雅曰斂厭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并序

賈誼

向曰漢書云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誦詩屬文漢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之屬害之天子踈誼為長沙王傳時有鵬鳥入室巢其承塵而鳴俗云此鳥入人家主人當死作此賦齊死生以自寬也善曰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群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之屬害之於是天子踈之於長沙王傳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沖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傳卑士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傳善曰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

王傳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爰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

于不祥鳥也濟曰祥善也鵬鵬皆不善之鳥晉灼曰巴蜀妖物志曰有鳥小如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誼既以謫居長沙善本又有卑濕誼自傷

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良曰謫責也天子責之使居長沙卑濕之地廣

猶寬也韋昭曰謫譴也善曰自廣自寬其辭曰

單闕

鳥之歲

善本有

四月孟夏

韓曰太歲在卯為單闕善

闕徐廣曰文帝

庚子日斜

善本有

鵬集余舍

向曰斜謂日

西斜

止于坐隅

善本有

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銑曰隅坐角也貌鵬鳥容貌閑暇不驚也異物則鵬也萃集也私心怪其何故也李奇曰閑暇不驚恐也萃集也

發書占之

善本有

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

于鵬余去何之

向曰發微驗之書言怪異之度于鵬謂問

鵬焉

河洛所出書曰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

期遲速疾也言遲速之度語我長短之期

善曰淹遲也淹速疾也謂死鵬廼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良以歎息請對以臆中之事曰善本無萬物變化兮固無

善曰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

休息

乾

流而遷

兮或推而還

翰曰言萬物變化遷轉反

化而生又化而死

冠冠子曰固無休息如淳曰

形氣轉續

兮變化而蟪

音蟬

銑曰轉授也言形氣相授與如蟬之

如蜩蟬之蛻化也

勿勿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向曰勿穆深

或曰蠶相連也

言深微之理不可盡能備舉其言也

善曰勿穆不可分

別也顏監曰勿穆微深也鵬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

筆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銑曰倚因也禍因福生是

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

遭禍而能悔過責已備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為

驕恣則福去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濟曰有喜明必有憂

相隨故云聚門同域

善曰鵬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

域或作最亦聚也童仲舒云用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皆

在門者好惡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

侯言同域也

霸世良曰吳王夫差破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
鵲冠子曰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
會稽勾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勾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
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闔閭允常死乃
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且死告其
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
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吳王
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
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
此為之奈何家對曰卑辭厚禮而身以之事勾踐曰諾乃
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敢告執
事勾踐請為臣妻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贈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勾踐自會稽歸拊循
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
山吳王乃自蔽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云
滅吳稱霸 **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 韓曰李斯西遊秦取
高所讒卒被五刑而死應劭曰李斯西遊於 **傳說胥靡兮**
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被五刑

乃相武丁

濟曰胥靡刑名傳說代人為刑也武丁殷王名
武之以為相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叢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叢通
道所經有澗水壅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 **夫禍之與福兮何以糾纏** 向曰糾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也兩股相纏言禍福相糾纏亦如之字林曰糾兩合繩纏
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
贊曰糾絞也纏索也 善曰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 銑曰

鵲冠子曰福與福如糾纏也 命終則有始誰能知其極 善曰鵲冠子曰終則有始孰
知其極老子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
死孰知其窮極時 **水激則悍** 戶但切善 **今矢激則遠萬物**

回薄兮震

振字 **盪相轉** 韓曰水矢以飛流不闕為通利
若觸物激怒勁速更增悍遠言

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因福之激而至於禍回薄震盪相
轉無常 善曰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物所激或早或
遠斯則萬物變化為有常則乎鵲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
則遠精神迴薄振盪相轉呂氏春秋曰激天遠激水旱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良曰禍禍相生如雲起雨降紛錯

為雲天氣下為雨韋善曰黃帝素問曰地氣上大鈞播物兮塊良曰鈞

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塊良曰鈞無涯際也如淳曰陶者作

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

器也其氣塊良曰鈞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善曰

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善曰遲速有命兮焉識其

時善曰遲速有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善曰鶡冠子曰夫天

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善

有兮善曰安有常則善曰地造化陶鑄萬物合而為形散而歸無形

自無主自形出息之理安有常哉善曰莊子曰子黎曰今

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善曰莊子曰

死鴟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善曰千變萬化兮未始有

極善曰銳曰變化反覆無始為終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

可窮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善曰司馬彪

曰當復化善曰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善曰音團善曰變遷轉

而為無善曰引也善曰搏持也善曰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善曰自貴惜也善曰如淳曰搏

音團或作揣善曰晉灼曰許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

量已之年命長短而措之乎善曰按史曰英布傳云果如薛公

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

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搏為量義

以失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由史記揣作搏字如淳孟康

義為是也善曰鶡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

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良曰言人死化為異物此造化

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善曰莊子曰假於異物詎於小

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智自私兮賤彼貴我良曰小智惠之人自私愛其已賤於

曰小智自私怨之府善曰莊子曰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善曰鶡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

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翰曰通達之人以理觀之萬物不殊於已故云物無不可善曰鵠

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字烈士徇名

向曰屈身從物曰徇善曰列子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

曰殉營也瓚曰殉

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

銑曰自矜夸其名者死於權利也每

貪也衆品皆貪生惡死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

善曰鵠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也孟康曰每貪也莊

子曰貪怵

迫之徒兮或趨

娶西東濟曰俗人怵惕而迫利或趨西東而不自

安也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然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

繫俗兮窘

求

若囚拘

良曰言至人不曲私於身意與變化齊同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

人之拘束也善曰文子曰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

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

翰曰至人能遺去物累與道俱行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

人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鵠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衆人或或

好惡積億

億言多也或猶東西也衆人趨利東西有所好惡積之

萬億也善曰鵠冠子

真人恬漠兮猶

善本

遺形兮超然自喪

平聲叶韻銑曰至真之人其性靜漠絕去人事與道遊息離智慮遺形體超

然如喪忘其形體耳善曰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道德之至也莊子

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

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

寥廓忽荒

上

流則逝兮得坻

則止

良曰寥廓忽荒言空無著也言真人無著與道同翱翔而已亦猶水

之浮水行止隨流也坻小洲也

善曰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鵠冠子曰與道翱翔孟康

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張宴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爲坎又曰易大明則仕險難則隱善曰鵠冠子曰乘流

以縱軀委命善本有兮不私與已翰曰委身命與萬物同不私

委命與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向曰生為浮寄死乃休

若休其死澹乎若深淵善本作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深淵

無波散舟任運真人用心不搖動無趣向亦似之也善

日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鵲冠子曰泛

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鄧展曰自寶自貴

空虛若浮舟也莊子曰汎若不繫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之舟虛而遨遊五臣無此二句良曰有德之人無災累又知天命何憂患哉

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憂細故蒂介芥兮何足以疑

良曰細故小狹之人也蒂芥怵惕也言小狹之人怵惕於

災變何足與言疑滯之事乎善曰鵲冠子曰細故裂蓊

奚足以疑裂蓊與蓊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蓊芥刺鯁也

鸚鵡賦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

兒舌脚指前後各兩鸚一作鸚莫口切

補正平鏡曰范曄後漢書曰補衡字正平平原人

也少有才辯曹操欲見之衡初不肯往操

以江夏侯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

尤善之後竟為祖所殺時年二十有六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補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

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

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

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

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

禰處士鏡曰舉酒勸酒也處士者隱居放言也今日無用

禰處士應劭曰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娛賓

良曰無諸戲弄以用娛樂賓客

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

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向曰使四

坐之人觀衡之文詞以爲榮也善

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

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竒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

明暉

善本作輝字

翰曰鸚鵡出西域黃山也挺特也出

也朱鳥南方火也鳥皆稟之故云舍火德也善曰西域

謂隴地出此鳥也老子曰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

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爲金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爲火

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

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性辯惠而能言秀才聰明以

官五獸前有朱雀鸚鵡火之體

識機善曰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故其嬉其遊高峻

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嘴綠衣翠衿采采

麗容咬咬

交好音

良曰嬉戲峙立也紺青色趾是也綠衣

聲善曰說文曰嬉樂也峙立也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

也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交鳥

鳴也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雖同族於羽毛故固字殊智而異心

配鸞皇之而字等美焉比翼善本作於衆禽於是美芳

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禮丁詔伯益於流

沙向曰心智異於衆鳥也可以匹鸞鳥鳳皇之美銑曰

偉美也謂美其聲音儀表可以嘉善乃命山澤之官求

之於隴坻流沙也虞人伯益山澤之官隴坂名流沙地名

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

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跨崑崙而播弋冠雲

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

翰曰跨度也言

度擬崑崙雲霓

之高以張羅弋也網維雖廣所中者不過網之一目善
曰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
為一月之羅即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迫善本作
無以得鳥也通字
懼撫之不驚能善本作
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向曰

也言能守生故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
生善曰鵬鳥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鵲
冠子曰迫之不懼足以知勇故獻全者受賞善本有
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傷肌

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群喪侶閑以彫籠翦其翅羽良

傷肌謂傷鳥肌肉者則被刑戮歸窮言此鳥迫委性命於
人也籠閉鳥器也彫彫飾也善曰委命已見上文禮記

曰離羣索居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以何流飄萬里崎

去嶠驅重阻踰岷越障載羅寒暑濟曰崎嶇傾側見言飄

載經冬夏善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

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

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翰曰比衡為曹操所迫故寄詞

亦棲遲羈旅也善曰有以託意也特為曹操所迫故寄

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郅都曰

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也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

延佇本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銑曰矧況擾柔也

安處也自度體陋而又腥臊不堪鼎俎之器應不至被害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

義應劭曰擾馴也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
延佇毛詩曰子村度之國語曰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孔安國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戲善本作
尚書傳曰腥臭也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戲善本作
聲良曰祿命天命也其天命衰薄奚何也何期如此遭
時險難善曰禮斗威儀曰天其祿命不得極其數楚辭

曰何周道之平易然燕穢而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

險穢王逸曰險穢顛危也

危濟曰豈自發問也豈為言語以階禍亂邪將復為事不

密以致危邪善曰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

為階也君不密則失痛母子之求隔哀伉儷之生離翰曰

臣臣不密則失身

夫婦也善曰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

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仇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匪餘年之足惜慙衆雛之無知向曰言此餘命不足憐慙

曰爾雅曰生蜀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總名曰雛也甘變夷之下國侍君子之

儀懼名實之不副恥其戈能無異不副聲名善曰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

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銑曰西都

於此愛西京沃壤是知苦樂異宜也代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言感彼鳥馬之懷代越而鸚鵡思西歸故每言長安

樂是也善曰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

詳所見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

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良曰

西方帝也蓐收典秋之神整轡御秋也善嚴霜初降涼風

日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顚

濟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思彼羣遊其聲激切容兒顛顚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毛詩曰哀鳴嗷嗷漢書谷

末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

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歔翰曰放臣謂得罪見逐遠國

善曰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放臣棄感平生之

妻屈原哀姜之徙王逸楚辭注曰歔歔啼聲

遊處兮若壘喧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

區向曰感平生雌雄遊處如壘簾相須何今日兩相隔絕

北越在南言遠也善曰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曰上曰壎竹曰篪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現膳順龍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踰知胡越也高誘曰胡越踰遠踰也腸誅切統曰順從於龍檻之中窺視人之戶牖思其形也踰踰將飛見善曰說文曰權房室之疏也權欄檻也王逸楚辭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牖穿壁以爲牖也韓詩曰搔首踰踰薛君曰踰踰躑躅也想崑山之高峻善本作嶽字思鄧林之扶疎善本作疏字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善本作冤字毒於一隅善曰山林顧其翼之殘毀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疏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良且盡心所事豈敢背惠忘其初始也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鄙

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良曰託命委身當守死報德盡辭效愚恃其盛恩既過庶其遠久而不變也淪變也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効其癡愚淪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鵲鵲賦并序善曰毛詩曰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鵲鵲微小黃雀也鵲音焦鵲音窻又方

張茂先銑曰晉書云張華字茂先太原范陽人也好六義博覽墳典爲太常博士兼中書郎

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鵲鵲賦以此鳥小而能安也後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善曰藏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鵲鵲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

善本有也字

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

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良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生養也言翔集於此養生之理足也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

陽轉易以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化生成也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色淺惡形體醜陋居處卑下故物無害繁滋族類乘去

居匹遊善曰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去

而匹翩翩然有以自樂善本作彼鷦鷯就鸚鵡昆鴻孔雀翡翠

善曰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雛說文曰鸞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鸚鵡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鸞黑多力

志曰翡翠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

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翮距足以自

衛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遠也言大鳥等或生絕遠或能冲天翮距之利足以自衛護也善曰絕垠天邊之

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塞門王弼

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

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然皆負

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翮距為刀鉞然皆負

矰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也銚曰鷽鷽可以食孔雀翡翠可

以飾皆以有用於人而負矰纓繳以為鷽鷽鷽無患夫言有

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銚曰喻大謂以人可

生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於萬類

濟曰播布類種也善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

以包惟鷽鷽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翰曰攝養也善萬類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有翮羽緣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

良曰育養也翮翮小飛兒陋小也言毛羽無玄黃之毛弗

色可貴善曰字林曰翮疾飛也說文曰翮小飛也毛弗

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向曰毛不可飾器肉不為俎

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鷹鷂然過猶俄翼

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鷂然過猶俄翼

兮善本無尚何懼於量衡爵鳥以其小傾翼而過置爵小

網善曰左氏傳然明日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爾雅曰晨風鷂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

箋云俄傾貌翳蒼會蒙龍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

置爵皆網也翳蒼會蒙龍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

翰曰翳蒼會蒙龍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

集不過蒿草飛翔不高不疾也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

翳蒼草樹蒙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

過數粒鷦鷯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也善曰莊子曰鷦

鷯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栖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蔭蘭良曰爾雅曰盤

故無滯闕是處可榮故無常所不以荆棘動翼而逸投足而

棘惡而陋之不以蘭蔭香而榮之也動翼而逸投足而

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向曰不澤處故易安逸任命順道

上文淮南子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以智不懷寶以

賈古害兮不飾求以招累向曰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

寶賈害不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累也善曰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矰矰深穴乎神立之下以避熏鑿之

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其害杜預靜守性善本作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

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煩處任自然資用不為人詭偽所誘善曰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而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

天下之理得矣自然已見上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
張湛曰遺其術尚為害真性傳殺七激曰排挫禮學譏追
偽鵬鵠何介其背距鵠驚逸善本作於雲際良曰鵬鵠二

大肌肉之充皆為人所取善曰穆天子傳曰青鵬執犬
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鵬亦能食麋鹿山海經曰燁諸之山
多鵬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關死鵠雞竄於幽險孔

翠生平遐裔彼晨鳥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翰曰孔雀翡翠晨鳥皆鳥

名言其藏竄幽險遠裔之處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
鳥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
翼厲翻淮南子曰鳳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

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翰曰咸以肌肉羽毛可用無罪
為人所斃斃死也鴈自南向北

以體充不能高飛常銜蘆以避繳然終為時人所殺善
曰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
豐肌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增繳抱朴子曰智禽銜
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

身為世大戮善鷹鷂而受紕音薛善本鵠鵠惠而入籠濟曰鷂

係也善曰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逸楚
辭注曰縹繫也鵠鵠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鵬籠

屈猛志以服養塊對幽繫於九重濟曰猛志謂鷹性也言
言獨幽繫九重謂君門也善曰淮南變音聲以順旨思

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丁之高松向曰鵠鵠
順人之旨趣摧羽翮以為人用也鍾岱二山名出鷹隴坻
出鸚鵡言戀慕所遊之林松也善曰鍾岱二山鷹之所

代郡故代國也趙地鍾岱近胡寇如淳曰鐘所在未聞漢有
於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善曰左氏傳
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海鳥鷁居避風而至翰

鷁鷁避風於魯門臧文仲祭以鐘鼓善曰國語曰海鳥
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

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善本作條支良曰條

漢特貢大雀善曰漢書提挈萬里飄飄逼畏銑曰提挈

雀也善曰漢書曰左提右挈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

瑋善本有陰陽陶烝萬品區濟曰體大鷄鵠也形瓌謂巨

陶治萬物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鷁螟巢於蚊睫接大鵬彌

乎天隅向曰外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種類雖繁其類各

於天之一隅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

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

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鷁螟莊子曰北螟有將以上方

不足善本作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其小大

之所如銑曰上方鵬鳥下比鷁螟也徧天壤遠觀之大小

有餘短者不為不足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

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而差數觀矣歸田賦日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第十三 終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

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鳥獸

赭白馬賦

并序 白雜毛

善曰劉芳毛詩義證曰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向日沈約宋書云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

製複許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冠絕當時後為秘書監宋文帝為中郎將受武帝齎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其馬乃死帝命羣臣賦之而延之同有此作善日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官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翰曰驥良馬不稱力而稱德馬之大者名之為龍善曰論語曰驥不稱

其力而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

豈不以國上威容軍馱伏趨去迅

而已

濟曰馱馬名趨壯迅疾也言國之所尚威儀容止軍之所重壯疾而已善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

國則文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漢朔障裂寒笳永原嘶代馱以韻言之蓋馬名也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毛長曰騶壯貌趨與騶同實有騰光吐

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良曰堯時河洛出榮光神馬銜赤文甲圖臨堯祭壇而吐之疇昔也言昔

帝之德有此瑞聖之符焉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魏榮兆出河龍

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穆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是以

語崇其靈世榮其至

銑曰語謂人之語瑞也堯有此神馬故人之所語崇美其聖靈代代崇其

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向曰五方中國蠻夷戎狄隩遠

也言五方四遠並來貢獻善曰沈約宋書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彭城縣人封宋王受晉禪也禮記曰中國蠻

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

者諸侯以時入貢

秘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殿

翰曰秘寶異寶文駟良馬華殿

馬舍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

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殿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奴簡帝心用

錫聖卓

濟曰乘輿天子也逸駿簡當錫賜也卓馬極也言自天子擡而賜焉善曰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

簡帝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服御順

志馳驟合度良曰服御乘駕也言乘駕順心志也合度合

者轡策制之齒歷雖衰而藝義不忒龔養兼年恩隱周渥

銑曰齒歷年也龔受隱私也言年雖衰老而藝能不差忒

受養兼於暮年是帝之恩私周厚也善曰穀梁傳曰馬

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賈逵國語注

曰龔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

萇詩傳曰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向曰殫盡斃死也棧以板

溼厚也說文曰殫盡也棧檝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卑而著之外

卑莊子伯樂曰我善養馬編之以卑棧司馬彪曰棧若櫟

淋施也少盡其力有惻上仁仁心善曰韓詩外傳曰昔

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

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

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

畏揚賦曰自土仁所不化

敢同獻賦齊曰命陪侍之臣述天子之意末臣延之自謙

末臣頑其辭曰也同獻謂同諸侍臣善曰崔瑗胡公碑曰惟我

維宋十有四載善本作二載盛烈光乎重葉良曰烈葉也武

日重葉言盛德之業光明於此善曰宋文帝十七年也

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

文故曰重葉毛萇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銑曰言

義文教被於遠方粵於迄盡也武事肅然陳列文化盡已

優洽善曰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郊尚書曰偃武脩文

孔安國曰泰階之平可外興王之軌善本作接向曰泰

脩文教也星也上下皆平謂太平軌迹也言太平可外興王之迹訪

可接於古也善曰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訪

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翰曰訪古先帝王為國之美

於往昔圖牒之上良馬之瑞者以比今也方常載則也牒

亦書史之疏善曰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

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下昔帝軒陟位飛黃

服阜良曰黃帝登位有神馬見也飛黃神馬也阜擡也言

授晉尚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

黃服阜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角乘之壽三千歲也

唐膺錄赤文候日濟曰龍焉銜赤文綠字圖侯日具以應

京賦赤文候日即至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濟曰亨通也言

馬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

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

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

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

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伐士人特勒絆收魏德懋

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魏德懋

而澤焉效質銑曰懋盛也魏有澤馬見善曰說文曰懋

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

都賦曰澤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

馬于阜

登郊欲乎司律向曰伊惟也漢並有故言間出以光榮瑞

應圖也漢得天馬作歌云天馬來龍之媒

此昔入於律呂登於郊廟善曰公孫弘贊曰異人間所

也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

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翰曰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

扶衛天子警蹕出入清道也善

日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是用

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蹕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

善本無精曜叶從靈物咸秩從曰精曜天駟星也謂星叶

是用字善曰協令也論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知

言皆有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茲協從又曰咸秩無文

秩序暨明命之初基暨九區而率順良曰暨至暨盡也九

也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善曰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

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騶

騶郡太守箴曰大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賁銑曰肆

漢遵周化洽九區善曰肆險入

九區之人皆奔險踰遠稟正朔納賁賁也善曰肆險入

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

日有遠行者必以費費蒼頡篇曰開王會之阜昌知函夏費財貨也說文曰費會禮也

之充物音何翰曰王會謂會諸侯四夷也阜大昌盛也

之獻充滿於王庭善曰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

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數

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

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物喻多也如淳曰羽滿也

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也向曰六服謂侯甸采男蠻衛

馬言掩惣諸國而收得之善曰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

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

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

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胤濟曰乘風先景言迅疾也淑美洪大也種類之中乘騶

華騶之騶輪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楊雄河東賦曰

六先景之乘劉劭魏明帝故能代騶象與歷配鈞陳去聲

誅曰先皇嘉其誕授洪胤良曰象與象車也鈞陳天子衛也此馬武帝賜文帝故云

代騶歷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騶韓子曰黃

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齒

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嬋於西清鈞陳已見上文

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賜善本作留皇情而驟進

銑曰言長命而聲價盛振此馬帝為蕃王高祖賜之故云

留皇情而驟進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俗通曰

張伯坐養聲價祖高祖也皇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交植

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

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翰曰瞳目權頰也蘭筋勁骨毛髮

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張敞

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

植髮相馬經曰目中清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

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

推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異體

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璧似月異體

峯生殊相逸發超擢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

濟曰峯生

與他馬不同也超擢驅騖行走貌絕夫塵轍謂塵不及馬

輪不蹶轍滅沒皆言疾也善曰峯生若山而生峯也劉

歌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擢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
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
容馬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
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
也李尤馬鞍銘曰驅
驚馳逐騰踊履踐
簡偉塞門獻狀絳闕且刷幽燕畫
秣荆越良曰偉美也塞門在北馬處也絳闕天子門也言
荆越南地名荆越南地名朝日未出時盡日出後言為疾
也善曰塞紫塞也已見燕城賦有開故曰門塞或馬塞
非也傳云北都賦曰巍巍絳闕也說文曰刷剗也魏都賦
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
燕荆越四地名也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去聲叶韻
地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言此恐君遊逸無
度故發此端也善曰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
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君舉必書惟帝惟祖爰游爰豫
訓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惟帝惟祖爰游爰豫
文帝高祖皆經乘此馬而游豫也游豫謂天飛輶軒以戒
子巡幸善曰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道環轂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向曰輶軒輕車

也鑾鈴也轂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
部伍則裝八鈴以節行步善曰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

夢擾轂騎輝煌杜篤迎鐘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
路已見射雉賦漢書曰王事勃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

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具服
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具服

金組兼飾丹雘音汗寶鉸星纏鏤章霞布濟曰言以金組

如星霞之文善曰金組二甲也蔡雍女琰詩曰卓衆來
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

為甲也丹雘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雘黝屬倚執切進迫
鉸裝飾也章采文也袁宏耐宴賦曰朱惟赫赫以霞布進迫

遮列善本作却屬輦輅良曰迫速也遮猶衛也列行也言

為行列也却後者則充屬徒之車也輦輅車也善曰服
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何非常謂之遮迺漢書音義晉

灼曰迺古欽聳擢以鴻驚時護略而龍翥翰曰皆奔薛之
列字也善曰薛綜

西京賦注曰欬忽也說文曰欬有所吹起也傳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其泉賦曰迺獲略綏張景陽七命曰蚪踊騰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銳曰弭雄騰麟超龍翥

引塗路婉順其心待天子之駕御也善曰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至于善本作露滋月

肅霜矣秋登王于興言闡肆善本作威稜也言天子侯秋肅

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

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隣國又曰興言出宿臨廣望坐百層

料平武藝品驍古騰良曰廣望百層皆臺名料擇也言簡

日地理書洛陽故官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舉曰鴻臺百

曾于雲參差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參武藝以

遊遨說文曰騰良馬流藻周施和鈴重設周市畫文重設

也廣雅曰騰奔也善曰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睨影高鳴將超中折

於上善曰藻飾齊鳴和鈴已見上

場馳射賦曰藻飾齊鳴和鈴已見上

折住也善曰相馬經曰馬有眇影而視者分馳迥場角

壯永埒都賦曰分走競壯於迥地長埒也角競也善曰南

垣其別輩越群絢火練復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

平舒節濟曰絢練疾兒復迴絕遠也言越於羣輩疾而迴遠也

射必擊鼓以節馬步今馬疾故使趨捷之夫促手而擊

之善曰絢練疾貌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

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

疾故加捷促也應場馳射賦曰檠動鼓震譟聲雷經玄蹄

潰魏略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而電散歷素支而氷裂良曰此謂騎射也玄蹄素支皆射

之聲善曰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素支氷裂也那那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膺門沫赭汗溝走血向曰膺門欲開汗溝欲

二枚馬蹄三枚也膺門沫赭汗溝走血向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滿血皆馬汗也善曰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濡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濡濡

也流沫如赭也如淳 跼迹迴唐畜怒未涼善本作洩字 乾心降

而微怡都人仰而朋善本作明字 悅畜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

乾天也言天子微悅都人羣聚而歡也朋猶羣聚也善

曰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驛命駕分背迴唐東都主

人曰馬晚餘足士怒未洩乾俞文帝也 妍變之態既畢凌

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也 遽之氣方厲善本作屬字 跼玉鑣轡之牽掣善本作制字 隘通都之

圈求束脊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踈足銳曰言變態既畢勇急之氣增以連

屬而牽掣銜轡嫌國都之隘窄故脊望西極朔雲冀申奔

逸也凌遽勇兒驤舉也西極天馬所出也朔雲朔方雲中

二郡也踈足謂疾行也 善曰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

服注曰屬連也字林曰跼踈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

圈東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漢書天

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

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

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圍棊賦曰良馬蹀足輕車結輪

將使紫鸞駢衡綠馳衛轂纖驪接趾秀驥善本作騏字 齊丁丑

反 向曰紫鸞綠馳纖驪秀驥皆駿馬名也駢並也衡車

衡也丁行兒 善曰尸子曰我得而民台則馬有紫燕蘭

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兒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

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綠色綠馳也李

斯上書曰乘纖驪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驥逢 覲王母於崑

墟要帝臺於宣嶽通稱言駕此馬經過王母帝臺所居

善曰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駉獻

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

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良曰跨徧也言車轍徧中州

也 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于中州列子

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寶山谷不墮其

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 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肆於

人上取悔義方

向日前王太康也盤遊喪國思太康之事

道義之方善曰尚書曰文王弗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

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

敢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

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庾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

石碻曰臣聞愛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覽穆武善本

子教之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覽穆武善本

武穆憲文光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也

善曰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

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曰裴不及解許慎淮南子

注曰裴束也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振民隱脩國章

記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倉廩以濟之國章謂國之

戒出家之敗御惕飛鳥之跼衡濟日人有隱痛不濟者發

禮儀也王子期為趙簡子主御車有豕突出溝中馬驚

駕也後漢朱勃上書云飛鳥時衡而驚馬也時立也衡車

軌也言今戒懼比豕突鳥立恐驚馬也一善曰小雅曰振

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

也韓子曰王子斯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

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

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翻飛而跼於衡御

者彘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

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榮陽有鳥鳴輒中即將王吉引弓

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輒中即將王吉引弓

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

馬援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祇

慎乎所常忽警敬字本作備乎所未防良曰祇敬忽輕也言

謂省出入也備其所未防以為警戒善曰周書芮良夫

曰惟禍發於人之倏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

敗與有重輪之安馬無之方駕之佚輪音逸翰曰天子重

過也善曰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佚駕之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志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從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處以濯

龍之與委以紅粟之秩

銑曰濯龍內厩名與深委與也紅粟多年色紅秩祿秩也善曰盧

植集曰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與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稟也紅粟

已見吳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獎帷收什質 恩濟曰知有仁

惟也孔子云獎惟不棄用以埋馬什倒也善曰鷦鷯賦曰

不棄為埋馬也天情周皇恩畢 善曰魏都賦曰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

良曰言德動天故神馬呈其容儀善曰尚書益贊于禹曰惟

德動天春秋合成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駟

駟駿神馬也充滿也階庭也街衢也善曰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

王逸楚辭注稟靈月駟祖雲螭兮 翰曰馬稟月精及天駟星也馬有龍種故言祖

雲螭言以龍為祖也善曰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才螭之表

像似靈蚪之矩則郭璞雄志倜儻精權奇兮 銑曰言雄游仙詩曰雲螭非我駕

儻絕羣也權奇善行兒善曰漢書天馬既剛且淑服轡歌曰志淑儻精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機羈兮 濟曰剛壯淑善也機羈轡控也言壯而善服於轡剛矣轡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小子脩姱以効足中黃徇驅

馳兮 良曰中黃中營也以身從物曰徇言効天子之營以從驅馳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步應良

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汁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良曰願終惠養以及後世覆蔭也善曰漢書陳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

惠食老臣毛詩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棄恩惠

離別服御善曰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

楚辭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統曰幽經相鶴經也偉美也鶴一千六十年即胎產

善曰相鶴經者出自淳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作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則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上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解纖趾則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
翰曰鐘美也美其輕能行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

遠之心也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鐘當也

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

向曰蓬壺崑閬已見上注

崑閬昔仙山名善曰蓬壺崑閬已見上注

而日

善本作目字

域以迴驚窮天步而高

尋

良曰日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而為遊焉善曰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海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占詩曰繁

繁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

踐神

區其既遠積靈祀而多方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濟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踐歷既遠年壽又多目赤如星頂色如紫烟之華善曰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相鶴經引圓善本作

洪

善曰洪多姱美也

引圓

善本作

吮

何之纖婉頰脩趾之

疎節則多力王逸楚辭注曰姱好也吮胡洛切

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翰

賦曰同皦素於凝霜江迥翳賦曰瓊澤水鱗變亦玉也朝

善曰

閨鴻羽翳賦朝

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向日鐘山之北有芝田瑤池而鶴

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厭

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玉母于瑤池之上

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羅網故為人所羈束雲羅言

羅高及雲善曰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

海之中賦而徙之小澤必有增戈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

而張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寢之喧卑良曰帝鄉天帝之鄉

人之寰宇宜卑之慶也善曰莊子曰乘彼鸞歲崢嶸而催

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已見魏都賦

善本作暮心惆悵善本作帳字而哀離善曰崢嶸零悴兒惆悵

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

沙振野箕風動天善曰箕星名主風故云箕風善曰禮

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

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

曰箕風

石折樹嚴嚴苦霧皎皎悲泉水塞長河雪滿群山嚴嚴

慘烈兒寒霧殺物故云苦既而氣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

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向曰氣昏

止也違漠鴈背沙漠以就溫也善曰廣雅曰郭臨清善

空也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漠已見雪賦

作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力清響於丹墀舞飛容

於金閣向曰蕭條風聲流光謂月光流下也啖鶴鳴也丹

詩曰一紀如流光啖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嘆曰欲聞華

亭鶴啖不可復得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

又七年舞應節始連軒以鳳踰良七絡宛轉而龍躍齊日

之兒善曰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躑躅徘徊

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踰踰龍躍已見吳都賦

振迅騰摧驚身逢集矯翅雲善本作雪字飛良曰跳躑騰舉如

飄蓬飛雲也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日或飛騰或摧折如蓬之集如雪之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之行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與中止若往
而歸颺杳矜顧遷延遲暮翰曰將起復止如去復還颺杳
謂徐緩善曰颺杳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遲暮
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
也逸翮後塵翺翥先路翰曰逸翮之急塵在鶴後翺翥飛
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
之先楚辭曰吾導夫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
路也四會已見燕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
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濟曰姿態餘言多也見奔機逗
節角矚代力分形良曰機會逗止也矚斜視也言奔會止節
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
也角猶龍也廣雅曰矚視也

凌亂浮影交橫銑曰言長舉頭緩行相並連聲衆變繁姿

參差洊寂翰曰洊重也言鶴變態羽翼參差相重而密

日海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向曰悉盡

相交與鶴同色如不見毛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可盡其

美善曰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雨既除而色愈

淨故難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銑曰言觀者魂散

悉也善曰韓詩曰聊樂我忽星離而雲羅善本整神容而自持

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善本以驚思銑曰星離雲羅謂鶴

飛貌天居鶴之舊居崇絕高遠言仰望舊居高遠惆悵然

驚其所思善曰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韓子曰雲罷霧

濟而龍與蟻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頰薄怒而
自持蔡邕迷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縣絕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九劍雙止良曰

燕姬並善歌舞者沮敗恥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九弄鈴者劍弄刀者言對此鶴舞皆包敗心懃而停止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神瞞之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九劍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曲陽阿雅曲對此亦不敢倫擬也善曰漢書有邯鄲鼓食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壁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偈陽阿已見也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乘軒者吳王闔閭女死葬於西昌門積土為墳有雙白鶴舞於吳市乃令萬人隨觀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也善曰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土人女會食蒸魚王嘗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柳金鼎王杯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守馴養於千齡結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守馴養於千齡結長

悲於萬里向日馴順齡年也善曰養生要曰鶴壽有千

齊雙翻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善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

與神遇也

班孟堅銑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而

為精誠信惠是所為政也

系高頊之玄胄濟曰系連胄緒也高頊謂帝顓頊高陽

色高陽氏水德故云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也顓頊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氏中葉之炳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靈良曰班本與楚同姓至今尹子文生而棄於雲夢虎乳之楚人以虎班因為氏焉故云中葉炳靈炳明也靈胃謂虎乳也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善曰漢書項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字風而蟬蛻統兮雄朔野以颺聲統曰颺也秦末班氏凌遲鬻自楚避難於地如沛如隨風颺去故云颺也至惠帝時以賈雄聞於北邊如蟬蛻其殼復為雄傑故云朔野颺聲颺振也曹大家曰颺颺颺也南風曰凱風朔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傑揚其聲善日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賈雄北邊也皇

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翰曰皇漢皇也紀代也鴻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善曰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好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巨滔

天而泯夏考考遘愍以行謠向曰王莽字巨君為滔天之遇王莽亂愍於生人行為歌謠者救亂之志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善曰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終保已而貽則兮

里上仁之所廬濟曰貽遺則法也言終保愛我父之所遺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藥物之通而保已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懿前烈之純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

淑兮窮與達其必濟音齊叶韻良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亦有濟時之志身得榮達必有經國之義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

達亦樂非窮達異也善曰孟子曰窮則獨達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平絕而罔階

銑曰咨嗟蒙闇眇微也嗟我闇微將毀絕先人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也言已孤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善曰地皮義切豈余身之足殉今違

世業之可懷恨此代業毀絕誠可懷也項岱曰殉營也

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悻悻亦恨也善靖潛處

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向曰言安靖潛處長思先人之業欲以經繼之日月不居忽復

大遠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匪黨人之敢拾業

今庶斯言之不玷濟曰黨卿拾更也言先人教我謙恭之

奉先人謙道而無瑕玷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卿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善曰毛

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竟然然營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寤善本作

然然孤貌言魂魄孤飛若與神靈交遊發我精誠於夜夢之中曹大家曰言人之畫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

也接夢登山而迺眺兮觀幽人之髣髴銑曰眺望觀見也幽人神也言登山遠望

見神人髣髴而求也髣髴不分明貌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

髣髴欲攬葛藟而授余兮春峻谷曰勿墜翰曰葛藟蔓草也言夢臨深峻

之谷見神人授我蔓草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語辭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善曰曰音

越物昧昕欣寤而仰思兮心朦朦猶未察向曰物昕初明時也至初明仰

思所夢心朦朦然未察其善惡曹大家曰物昕晨曰明也言已且仰思此夢心中朦朦未知其吉凶鄧展曰物育昧

忽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濟曰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質猶見也言

邈遠無見依其遺識以臆對自對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臆臆

為對也善曰惟南子曰日乘高而還音廷善本神兮道

遐通而不迷良曰還遇也言乘高遇神微道遠通漸不迷

將通不迷 葛繇繇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繇曰樛木高感之衆也 緣木之貌南風國風之詩綏安也言詠此所以安於下也 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此是 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惴惴曰小心貌臨深喻戒懼也二雅大雅小雅皆詩篇名所以美敬慎也祗敬也曹大家曰祗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 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 戒向曰告訊也炯明也謂前日夢登山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善曰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為 吉象深谷 盍孟晉以迨徒 群兮辰儵忽其不再濟曰盍何為明戒也 晉進迨及辰時也何不勉進以及其羣輩所仕儵忽將過時不再來應劭曰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儵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月承靈訓日儵忽再復過去 善曰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 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良曰靈神靈也虛徐猶疑也俟待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佇

立盤桓且待而不進之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佇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其徐 善曰周易曰初九盤 桓利居貞 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武武曰鮮也 無幾也虛天地之運無極也人生之時少無幾何在於代也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亡幾耳 善曰 紛也遭連與蹇連兮 何歎善本 多而知寡翰曰紛亂也遭與蹇連皆艱難之多難也 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 上聖寤善來作而 後拔兮豈群黎之所御向曰上聖謂湯文王也寤觸御也 難而後自拔豈群衆之人而預防止也曹大家曰迂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衆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皆觸艱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曼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 善曰曹大家以帝為迂也毛詩曰羣黎 昔衛叔之御 昆兮昆為冠而喪予濟曰衛成公會盟於楚成

公弟衛叔守國有人譖叔於公云將欲自立成公倍道而歸國衛叔方沐握髮迎之成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御迎也善曰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韋昭曰御音訝訝迎也管寧弘欲斃讎

兮讎作右而成已良曰管仲嘗讎齊桓射之中鉤桓公後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此誰能預知終始言內也曹大

而被戮翰曰雍雍齒也與高祖有怨天下既定先封之為賢豈相陋哉丁公捨之是謂惠也天下既定丁公謂之高祖以丁公為不忠遂斬之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

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因善本惠

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悅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遂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陋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謂栗取弔于由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

吉兮王應善本作慶於所感向曰栗謂漢景帝栗皇字

愛驕淫無禮後遂怨恚而死是由吉而致傷怨也王謂宜帝王皇后也初為婕妤屬許皇后薨上以太子早失母乃選後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為皇后慶善慶憂也王后初憂無子竟以無子之善而尊貴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善曰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迴穴好為皇后今母養太子孔安國尚書傳曰迴所也

其若茲兮此叟頌識其伏倚濟曰叛亂也迴穴邪僻也言

上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其馬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其子騎墮故折解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而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此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善曰韓詩曰謀猶迴曰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畜馬其子好騎墮而折解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是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單善治變化不可測鶚冠子曰福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善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裸而內逼良曰單豹導氣於內嚴居所以食故云外凋也裸表也張毅富而高門懸薄修表也後以內熱而死故云內逼也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裸表也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

聿

中和善本作

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銑曰聿惟也惟以

顏回早夭冉伯牛被疾俱不壽終凡死不壽然而死曰不得也曹大家曰聿惟也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又曰伯牛有疾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子路曰溺築溺也路

子路今從已隱謂孔子不可隨從也曹大家曰溺築路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恬恬不肥今卒隕

身乎世禍

向曰恬恬亂貌脆避也言子路仕於衛不能避

避也言子路不避禍也

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

補濟曰聖門孔子也言子路遊孔子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猶波醢雖夫子今覆醢不食何所補益也謂孔子

聞子路為衛人所醢而當食之醢皆命覆弃之不忍食也
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
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善曰禮記曰孔子哭子路
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行行胡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良曰行行剛彊貌言子
殘依義而免為盜亂者賴聞仲尼之道也應劭曰子路得
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善曰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
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子曰君子有**形氣發于**善本
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字根抵**帝**兮柯葉彙**謂而靈善本作茂銑曰言物之生氣
之類零落茂盛皆由本根言人吉凶衰盛亦在於先祖韋
昭曰抵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
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大壽非獨在人**恐魍魎之責影**善本
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兮羌未得其云已**翰曰責問也魍魎影外微陰也魍魎問
何其無特操歟影曰吾有待而然也言顏冉季路逢災蹈
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亦由魍魎問歟未得其已應劭曰

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
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善曰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
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
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羗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
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
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兩浪罔兩景外重
也**黎淳輝于高辛兮芊**音似向曰黎高辛
也芊楚姓也言黎有淳和耀明之德以事于高辛故楚得
疆大於江淮之涯也汜涯也善曰重黎有大明之德於
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疆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
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昭四海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木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
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
曹大家曰芊羸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濟曰羸秦
楚姓汜涯也**羸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姓伯益之
後其先伯益為虞官典鳥獸盡得其儀秦由是興姜姓伯
夷之後其先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齊由是興趾禮也應
劭曰羸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
功秦欣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

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田之禮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良曰人仰視天道固亦同法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善曰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大路之軌東隣虐而殲子康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殺也言暴虐殺仁賢之士也武王合得天心也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曹大家曰東隣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善曰周易曰東隣殺牛國語曰伶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左戎女列善本而娶孝兮伯祖歸於龍虎銑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衷申生也伯文公也徂往也將歸於晉問於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戎女

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謂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善曰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而行而自耦命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兵盟津乃還終成天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善曰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也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震麟絜助于夏庭兮匪三正而滅姬良曰震為龍龍鱗蟲之長也絜沫也雖周姓也三去而絜在因積而藏之三代莫敢發至厲王發之絜流於庭化為黿以觸童女既并生一女弃之有人收之奔褒褒

人有罪入所收子以贖罪幽王愛之而廢申后后父怒攻幽王遂殺之自此宗周滅也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聚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善曰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聚在櫝而去之此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聚流于庭化為玄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

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
濟曰巽為雞云巽羽宣帝時雌雞化為雉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焉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為雉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

道脩長而世短兮憂冥默而不周
銑曰憂遠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代短促當時冥默不能周備知微應也曹大家曰憂遠貌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

胥仍物而鬼詼兮
侯子兮

乃窮宙而達幽

向曰胥相仍因諛謀也往古來今日宙言相因之物使鬼神為謀乃可窮古今通幽

微也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諛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日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

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紀千契龜
翰曰媯陳姓巢居也姜齊姓孺小筮也

卜也陳敬仲小時周史有易見陳侯使卜之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祀年也謂公

卜年七百契合於龜也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且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筭數也祀年也善曰左

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

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宣曹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

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誥
向曰周宣王時牧人夢

豐年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而謀亡曹後宋人執曹伯而殺之同牧下夢而興敗殊也魯昭公時有謠曰稠父喪

勞宋父以驕後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衛靈公
死卜葬沙丘掘之得石槨其銘曰靈公遂以為謚曹大家
曰宣周宣王也善曰毛詩曰牧人乃夢衆惟魚矣大人
占之衆惟魚矣實惟豐年宜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
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
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皆晉而奸宋宋人伐之
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
之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社預曰稠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
劭曰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
葬沙丘而不言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
奪而埋之靈之妣聆呱而刻何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濟
為靈久矣夫妣聆呱而刻何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濟
妣母聆聽刻也也哭啼聲也叔向生子子石伯其母聞石伯
啼聲曰豺狼聲也刻之曰滅羊舌氏者必此子也鞠告也
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
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
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
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刻項傳曰舉
鼎曰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

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
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良曰言人骨肉四支聲

一體此自然之道也至于術學論其得失考其貴賤頗同
一原至于聽察聲色規度骨體占視威儀考覈言行其流
各異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
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
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
一槩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
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神先
也善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自然也神先
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
行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幹流遷
之故為徵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幹流遷
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銳曰幹轉遭遇罹憂羸過也縮
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
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

乃輕用思慮之德而無累害也曹大家曰孔甚也輔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善日輔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三仁殊

於一致考夷惠異善本作而齊聲向曰三仁微子箕子比

於仁也夷伯夷以高遊為賢惠柳下惠以降志辱身為賢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遊為賢言去留適等也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

以蕃魏考申重繭典古以存荆魏國也木段十木也偃息以安

吳伐楚申包胥七日七夜重繭而行告急於秦王發丘擊吳大破之以夜楚也善曰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也申包胥重繭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臍

也竹紀焚身善本作以衛上考皓願志而弗傾良曰紀

遲切躬字圍漢王於滎陽紀信乘王車詐為漢王以降羽羽怒焚之

漢王因此得遁四皓謂綺里季夏黃公表留公角里先生常秦之代避亂而入商洛山養志不見傾喪願養也善

曰漢書曰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軍急矣臣請詐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

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願養也善曰漢書曰表公侯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侯

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銑曰侯惟也惟此草木而

能實行仁義之道必有榮名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善曰論語子

夏曰君子之道譬要歿世而不朽考乃先民之所程翰曰

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歿世而不朽考乃先民之所程程法

也要此歿世不朽之名乃為來世人所法式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觀天網之絃覆考

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實匪

善本作

諶而相訓

向曰然大匪輔諶也言天網大

世者亦當相輔而訓教曹大家曰非不信也能有誠實於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善曰尚書曰謨先聖之大猷

亦隣德而助信

濟曰隣近謨善也言謨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而助信也曹大家曰謨謀也猷

道也言大常謨先聖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善曰

毛詩曰匪大猷是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良曰也韶舜樂名言樂之聲美感鳳皇來儀後孔子過齊聞韶樂之聲音忘其肉味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善曰

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

祚于異代

度曰底致也孔子祚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也實祚謂禮其後祚也異代謂漢也應劭曰底致也孔子

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故能致麟見也至漢封孔子後紹嘉公

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

善曰春秋緯

精通靈而感物

兮神動氣而入微

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矣

養流睇而猿

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濟曰養由基善射通神王命射猿流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其猿則號李廣獵於草中見

入也曹大家曰睇眄也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

抱樹號矣流或為白非也漢書也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

其孰信

良曰非精誠所感焉能通達猿石且無實誰肯信也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

操末

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

銑曰矧況也言由廣執此射之末伎猶感猿號石開況能

以至誠耽身於道真哉項岱曰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伎感獸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既身於大

翰曰孔子太昊以來羣聖道之真以持身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也應劭曰吳太昊也孔子曰上下經緯天道備矣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迄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而遺形骸也應劭曰貞正也誼志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善曰若胤彭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善曰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齊曰胤續訴告也若得續彭祖興之通情善曰言人若欲胤數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慕也列仙傳曰欽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十賦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良曰言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天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以立性命也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善曰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心弘道性賢聖善本作兮善曰復心弘道者惟造草昧復心弘道性賢聖聖賢能也曹大家曰

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渾

元運物流不處兮常也渾元天地也言天地運物流轉無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保身遺名民之表兮向曰言身遺令名於後亦為人之師表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

凡上者民之表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也應劭曰舍置也憂傷夭物忝莫痛兮銑曰忝辱也身為物夭者辱莫痛於是曹大家曰忝辱也皓爾太素曷淪

色兮銑曰皓白也大素天也曷何淪變也言天之自何有變色入能原於信義不染邪流是與天同也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淪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淪變之色也尚

越其幾淪神域兮翰曰尚庶幾也越於也言人能同大素不變易者乃庶幾遊於神明之域也曹

越其幾淪神域兮翰曰尚庶幾也越於也言人能同大素不變易者乃庶幾遊於神明之域也曹

大家曰太素不豫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
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